

阿
弥
陀
经
经
义
略
说

王骧陆上师 著

《阿弥陀经经义略说》

王骧陆上师 著

心密之家 2022 年 5 月排版



| 以禅为体 以密为用 以净土为归 |

阿弥陀佛本尊咒

即大往生咒，三咒应连持，年老人单持第三咒十字亦可。

一、嗡，卑马，达拉，塞，沙哈。

二、大也他，嗡，阿米迭阿米迭，乌巴委，阿弥达省巴哇，阿弥达，比真迭，阿弥达。嘎米尼，冈冈拉，格衣帝嘎里，萨哇，格削，牵洋嘎利，沙哈。

三、嗡，阿弥达，札卑，阿弥达，哞。

此咒应面授方可持诵。

经义略说

佛说法四十九年，种种方便，无非使众生摄心归一，做到一不可得，方是度尽苦厄。随机应化，非有定法，念佛法门，亦是方便法门之一种，不可专执持名为念佛，凡内观自性，外参经论，念念不离觉性，皆念佛也。千百年来，念佛者多，成就者少，其原因有：一贪得便宜，不耐吃苦；二不明心要，力量不足；三分宗立派，秽净之见横生；四不得持名法门之诀窍。今先要明白此念佛之物，究为何物？终日受苦颠倒流浪生死之物，又为何物？然后再去念佛，心地明白，方可我不离佛，佛不离我，佛我同光，体用如如，在在净土，处处西方，行者须明生死事大，加意痛切，努力精进，则生西并非难事，阿鞞跋致，此生定可证到也。

净土二字，当分别解之。净，乃扫除一切习气，使无污染之义。土，乃指本心地而言，我之本觉妙体，原来亦是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无所障碍，寿命亦无量无边，与佛同体不二，我与弥陀，本无来去，本无隔绝，迷则西方变阿鼻，悟则阿鼻即西方，故经云：欲净其土，先净其心，随其心净即佛土净。

净土者，一切佛子究竟修证之果地也。修行不证净土，不名成就，是以西方属成就门，而一切法不问其为禅定、为密乘、为法相、为戒律、为持名，皆修净业之前方便，所用以证净土者也。功行成就时，诸法皆无所用之矣。故净土二字，乃果地圆成之德号，

非属于法，不可单树一门而与他宗分胜劣，亦非西方为净而他方为秽者也。因法法皆归净土，非净土另有一法，亦非必以此法可以入净而他法不能也。当初立宗者，原开一时之权宜方便，乃以启后来胜劣之见，甚至误以他宗为不净，互相水火者，此岂祖师之始愿，亦岂净土之本旨哉？

净者，究竟清净也，土者，本心地也，以西方国土众生生者，皆具心地清净之至德，我必同具此清净心，方可与诸上善人俱会一处。善根福德因缘三者，必一切具足，乃得相应，今偏执一门为胜，谓法有高下，非净土矣。疾视他宗为魔为怪，其心已先入魔怪，非净土矣。纵无此二病，而贪得净土法门之有佛接引，仍本贪便利与依赖之劣性，亦非净土矣。如此颠倒，则又善根福德之谓何，虽有因缘，已自生障，此知见不正之自误，非成就也。

上中下三根人，本同具净土德性，惜不同其愿力，有体无用，是以有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之叹，惟以因缘之不同，证入亦随之而有异。佛说此法门，使初学人，可于因地下种，与西方先结胜缘。中根人则以先有夙因，可藉此证入，为往生之缘助。上根人则果地将次圆成，一经接引便得成就，故曰三根普被。又九品者，非往生后始分九品也，乃未生前，已具有无数品耳，岂得谓人人皆可此生成就？今言往生若是之易者，初意原为方便接引，不知众生劣性，发心不痛切者，虽更有方便法，彼终不肯精进，反因说之过易而轻法，弊害滋多。如以为太易而不痛切，一也。以为佛可接引，而临终仍颠倒不自责，反咎于法，疑法谤佛，堕入地狱，二也。真用功

人，因久修而仍无把握，转生疑退，三也。银台不去，必俟金台，因此贪求，魔即乘便，四也。经云是为甚难，而反说甚易，苦行人必生疑怖，五也。有一于此，已足障其信心，况多乎哉。故立言不可不慎。若欲善巧引之，则先使其怖苦痛切发心可耳，又何必偏执此理，以为定论耶？

欲修净土，必先使其人正信。云何正信？不独信西方为净土，乃信十方皆有佛土，弥陀经已言之，一也。不独信净土为彼土，乃兼指我自性之净土，而西方净土者，亦诸上善人自性清淨之所建立，同一平等本际，理事双融，同得成佛，二也。信佛土无定义，娑婆地狱，分别之则有秽淨，佛视之则无一而非净土，众生自起幻心不淨而作业，若以慧力转之，当下即是净土，三也。佛无来去，在在处处皆有弥陀，行者自障其心而不见，四也。明此义者，乃曰正信，此即难信之法，余前著弥陀心要，已论之矣。净土法门，目的在先淨其意，故必至一心不乱。夫一心不乱者，觉后证得之果也，持名念佛者，证前修行之法也。佛者觉也，念佛者念念在觉也，心若有所贪嗔时，一念觉则顿转为淨矣。此是无上圆顿法门，故一句弥陀，顿超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惟转觉固快，转迷亦易。又言八十亿劫而不言九十亿者，何也？曰九者数之至也，以未离法，故言八十。倘并此一句而亦空之，乃直了成佛义，一切淨尽，方可以言九十亿劫也。众生只是一念，不是念念，以一念佛，即又回念嗔也，必念念在佛，则打成一片，贪嗔无由而起矣，久久成熟，斯名成就。又众生只是念念而非一念，何也？因众生念念于人事情

见，非贪即嗔，非嗔即痴，三业恶因之所招感，念念不断，则娑婆因缘，永无脱离之望矣。必如修证人之一念净信，永不退转，虽习气常来，而常觉照勿失，力气充足，不致动摇，故曰一心不乱，方可与佛相应也。

一心不乱者，修至自性净土之极则也，但必如何而可如此乎？则法门无量，总不外乎正副二途。正者曰观心，即反问自己，于一切所行处痛切警觉，是曰修行，言修于行也。副者曰取法，即藉法以为缘助，藉以净心，至心净则无所用之。然法门因缘，各各不同，必以当机为尚，有持佛号者，有入禅定者，有说理以破幻相者，有起三觉者，有以所逆之人事，用以反省者，此皆念佛法也，乃至读经礼佛焚香供养，修一切善法，亦皆念佛也，以念念合乎佛心净意，念念勿失觉照而已。弥陀经之执持名号者，乃念佛法门中之一法，非定法也，若有定法者，非佛法也，念佛不难，惟老实难，近世以老实作本分解，其义未尽，盖老者不动，实者不假，使此心常常如是之湛寂，一切外境意念诸相前来，不被流转而去，若一日若七日，无一日不如是，打成一片，则平日做到一心不乱，临终自然心不颠倒矣。念佛不难！除习气难，若不除习气，又安能证入觉地，念念在觉乎？我为此论，明知闻者必以除习气为苦，反视念佛为畏途，或斥为魔说矣，而不知真修行者，必不河汉斯言，定转其昔日之依赖心，与贪省事之习气，一反其所行，于入世法，必趋于忠国家，孝父母，友昆弟，和夫妇，信朋友，克尽人道以为念佛。于出世法，必趋于兴大悲，度众生，明心地，达本性，空外

境，扫积习，归证净土以为念佛。盖世有出世入世，心无彼此来去也，不念恶，即念佛，不念觉，即念迷，此指心行，非关口颂。今又误以持佛号即名念佛，遂失其宗旨而流为唱佛，更以大声贪多为胜，演成气膈胸痛诸病，人每生厌而疑退，久不相应，此即因地不正之误，可叹也。

佛度众生，在使众生自度，自度其众生而已。此众生者，烦恼之通称也。烦恼为果，偏执为因，而偏执之果，不觉又其因也。然则宗旨所在，第一在明心，心明则破执。佛不自认四十九年有所说法，并云若谓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恐人死执于法而不知变化，反受其病也。故知佛说一切法，皆为一时因应之权宜，非永不变通之定法。夫有法终非究竟，无为岂即涅槃？了此义者，方得与净土相应耳。

弥陀经意之深邃，实不可思议。一说人胜，在此会中，皆是大阿罗汉，及一切菩萨，在极乐国，则皆阿鞞跋致，与一生补处之诸上善人。二说地胜，则七宝庄严，异于世宝。三说境胜，则微风吹动，尽是法音宣流。四说体胜，则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无所障碍，寿命无量，异于世寿，并恶道之名，亦不可得。五说用胜，则以妙华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只饭食经行。总之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，极乐无相，此正显金刚般若之体，而无我人之四相四见，无住生心，通达无我法等，正以显阿弥陀妙用，皆归证至净土为止。弥陀经根本重在自修，以应当发愿为最初下手处，以执持名号为往生之缘助，以一心不乱为最后之心印。佛无来去，若不与相印，佛

虽在目前，不相接也。印者何，见我之湛寂清净土耳。执持者以弥陀圣号，念念持而勿失，如子忆母也，初学人不得不以应当二字勉之曰，应当发愿云云，但子之于母，无应当不应当之别，应曰当然，言当然如是，不止对弥陀如是，即对十方一切诸佛，亦皆当然如是，此所谓一念生净信者矣。

弥陀经之味，如尝甘泉，能于白水知味，辨其为泉为水，此真知味者也，若但知西方世界之七宝庄严，而不识功德庄严，或但明功德，而未了成就之义，则有十万亿佛土之遥。六祖所云，为对治偏执人说，西方人有罪非经意也，但若决定西方人无罪，亦殊不必，以有带业往生者在耳，盖业即是罪，以未究竟故，惟西方无恶道之名，何况其实，然初往生者，业力未净，虽具有罪恶种子，只无因缘以成其罪恶，非绝对无罪也，是以往生西方后，仍得加行修持耳。

带业往生者，非言有罪恶者，可以往生也，言习气尚在，作恶之种子未净，而往生之因缘已熟，往生已，常与诸上善人相处，自然花开见佛。此佛即指自性净土，花者自己智慧心花，极言其彻悟本性也，倘此佛仍指弥陀，则往生时接引之佛，已先见之，更何待花开时耶？弥陀经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等句，此言心向往之，不必定在死后往生也，乃生前思慕之诚，即是往生，以心不来去，非不来去，随愿而往，无生前与死后之别也。

五浊恶世，根本由见浊而起，惟见则不必定浊，曰佛知见，浊则决不离见，故曰见浊，见浊不净不名净土。

密宗念佛法，略有四义：一者浅略，言弥陀者，法藏比丘，于世自在王佛前，发四十八愿，成就今之极乐世界是也。二者深秘，言弥陀者，义即无量寿无量光是也。三者秘中秘，言弥陀者，即是毗卢，故一门普门不异也。四者秘中深秘，言弥陀者，即一切众生同秘之本德，众生以未证得毗卢体性，故不能起阿弥陀妙观。盖阿为法身，表本不生灭，弥为报身，表我大自在，陀为化身，表如如不动，彼佛之所以号阿弥陀者，以有此至德而尊之也。一切众生，皆同具此净土，何可自暴自弃而甘居于劣小耶？以上略说净土之义，使行者先自明了，然则修证之法，又当如何耶？

净土一门，近世学者最多，以便利而稳妥故，遂合娑婆众生贪便利省事之心，不觉从学者多矣，余常细察其故，一因信念未正，自视太劣；二因其省事，心不痛切；三因修法太乱，见效甚迟；四因见效迟，则或乏味，偏于人情用事，不是痛切真修；五因未明净土之正业与副业，颠倒用事，致妄心不能降伏，因此念佛与做人，截为两事，不能起用；六因修净土者，多中途入门，因地尚未彻了，人云亦云，先入为之主矣，如立门户，谤他宗，实非其本意也。昔有疑谤密宗者，形于辞色，忽有扣以往生咒与大悲咒之因缘，其人愧悟，不敢再谤，即此之类，故修证净土，当以正因为第一。更有三种行持：一者因地法因，由理解入手，如前论各条，使其通体明解，方不至中途疑退。二者加行缘助，以事修为本，如注重持名方法，兼习禅定，下座后，于人事上练习妙用，又取其他法门以为帮助，则修证可以见速，平日不致放逸，无一曝十寒之叹，

临终庶有把握，有即生成就之功。三者果地圆成，以印证心田为主。证有互证与自证，互证者，互相考证其得失也；自证者，冷暖自知，外证于事，内契于理，中以印诸心也。惟此三种行持，必由面授，以若干日为一期，合少数徒众，择地安居而修之，必有个实证处。而从前之念佛法，切宜稍事变更之如下：一不可高声念，如人多，可分班轮念，一班念，即一班听可也；二不必全持念珠，可结弥陀心印，则易入定；三毋庸绕佛而念，因绕佛一法，在禅宗久坐后，用以解昏沉者，此则增加散乱，甚无谓也，故合众而念，不如约少数人同念，人愈多，得益愈少耳。

修净业以念念为本，而念佛法门应分如下：

甲、持名，执持阿弥陀佛圣号而皈依之，曰南无阿弥陀佛，以南无为能皈依之我，以阿弥陀为所皈依之佛，即我与佛合而为一，是为持名，以心持于佛号，即不持于人事，一切颠倒烦恼自除，一苦切厄自度。

乙、观想，观阿弥陀佛及诸菩萨之慈悲自在，观西方世界各种庄严，心观于彼，即不观于人事，一切颠倒烦恼，自然化除矣。

丙、慕乐，以思慕彼土之种种极乐而企慕之，心慕于彼，即不慕世间一切不究竟之乐矣，前曰持名，此曰心念，总持此法，不持他法，方名念佛。

丁、怖苦，苦乐本属相因，以慕彼乐，遂怖此苦，怖则急求脱离，往生之念始切，若念佛而求世间福报，是于厕所焚香，香虽普

熏，不离于臭，安名曰净。经云求财得财，求子得子者，乃引初机人入佛道，非究竟出世法也，倘真念佛，则念念在觉，断无此劣见也。

戊、修持，其法约为十则：

一者专心此六字真言。

二者不出声，口微动，取金刚持。

三者手结弥陀定印。

四者自视清净与佛不二。

五者不用念珠而以時計，以一小时为一座。

六者不理一切外务，设有念起，亦不摒除，只顾自念，如随放随收，经过数千百次，自然入范而定。

七者取急进法，以四十八日为一期，每日至多以十座为度，由七座渐加至十座，有时或减为八九座，平均每日二万句，如是四百数十座，可得一百万句，一心于彼，自然证入三昧。

八者取缓进法，每日修一座，亦可息心养性，有人事者，不必过贫。

九者发愿求觉，不求余事，以觉则自然不慕世乐而求脱离，则往生之念自切，纵与西土无缘，亦必往生他世界佛土也，否则终在五浊恶世沉沦而已。

十者修持时细则，此分为初学佛人入门办法，先摄野心，勒此不羈为马，如小儿手执利刃，用糖果以易之，尚不名究竟也。又如小儿手被糖果所粘，更当拭而净之，至净空为止，故述如下：

一、择一静室约徒众五六人，克期为四十八日，室内温度不可太高，一切设备，可参考《乙亥讲演录》内心中心修法。

二、每日只修一座，每座一小时，如打七期内，则每日先修六七座，逐加至十座为止，即十小时，逢天暖时，每早二点半即起身，三点上座，或连二座，每二座，即休息一刻，或三十分钟，时间可自定之。

三、结弥陀手印，即两手心朝天，右四指平压左手上，两大拇指指尖相对，此又名十方诸佛定印，于上座时，切勿散放手印，此是第一要诀。（身密）

四、坐时单双趺皆可，如年老腿硬不能趺，则方便交叉两腿而坐，但座后必高于前面，两腿在下，眼宜闭，有时开视钟点亦无碍。

五、此一小时内，切勿散放手印，口勿停念，但勿出声，而唇必微动，此名金刚持，最易得定，并无气膈胸痛弊病，且上座时，切勿停咒，此是第二要诀。（口密）

六、一心贯注于修，意欲空虚，自己当作佛，此是第三要诀，若万念纷起时，觉即回头，顾到念佛，随放随收，随转随空，刹那间前后际断，便是净空之境，此即是佛境。（意密）

七、三密加持，久久由乱而定，由照而空，上座时，死心蹋地，一切不理，身起种种变化，亦勿欢喜，亦勿疑怖生嗔，亦不必作观想，因有手印也，观想为初步摄心者而设，取以万法归一，若用功过切，观想成就时，不知变通，反成死执，亦可偏执成颠，至身手麻木如无物，心意空寂如无知，乃口中密持勿停，手印结而不散，有时误念他咒者，大似睡着，实则非是，此系定相现前，不必惊怖生疑，又心如散乱时，亦勿恐怖，只是勿理，不久自然自在也。

兹言起用之法：

子、明旨：明起用之旨，所言起用者，起在在处处念佛之妙，自得受用也，故知念佛不必定在佛堂矣。

丑、明用：言用于何处也。人何故而念佛？则为断烦恼也，烦恼本不有，因不觉而枉自起惑，惑破则烦恼自断，故于寻常人事中，不可须臾离觉，即不须臾离佛也，此念佛者，乃念念清静，一切处皆无彼此，观一切自在者即是佛。

寅、不二：言不二者，明我与佛不二也，佛未修前，与我不二，佛亦因修而成，今成为佛，是名果德，我今修持于因，自得未来成佛之果，故名因心，论体则不二也，众生亦然。又言不二者，明菩提与烦恼不二也，世人不明成佛之体性，习于分别计议，遂分为二事，不知迷觉同是此物，即在迷时，佛性亦勿失也。又言不二

者，观一切语言音声，无非实相，一切处，若为有佛，一切处皆念佛也，得时时念佛，打成一片，不持而自念，斯得起用之妙矣。

卯、互敬：我敬佛，佛亦敬我，佛不分别视也，我敬人如佛，人亦敬我如佛，我与人本来佛性不异，相互尊重，自视若弟子，此真念佛，且不独对佛对人，即对一切众生，乃至对一切物时，莫不如是尊敬，而所言尊敬者，非定欲礼拜皈依也，尊敬其同是佛性，体自空寂，佛如是，我如是，一切众生皆如是，即无往而非念佛矣。（由此入手更复有杀盗淫之念否？）

辰、同化：将一切人事，与佛同化，则于自己之习气，常得觉悟而痛改之矣，久久习惯，即念念不失觉照，此真无上念佛法门也。

巳、大身：证大身者，一切佛土尽入我性海中，无不包罗是也，西方极乐世界者，正我性海中之佛土耳，如是则不能再分彼此来去矣，故往生云者，非身有来去也，乃证入清淨与阿弥陀同具此本德耳。

午、往生：往生者，心之向往也，先以西方为目的地，次化西方为十方，再化西方于自性，再以理合事，以西方又实有佛土，并不因理而废事，汇入无实无虚之圆义，故不往而往，生即不生，以本自无生，亦不妨立往来以坚行愿耳。

未、修证：修证三昧者，非可于定中见，乃于动中观，云何三昧？言正受也，以一切不受为正受耳，如见境不惑，喜怒不受，即

得正定，故三昧又名正定，言心无染著也，至其极，则一心不乱矣，我人于世务情见太熟，于佛道太疏，每日必练习纯熟，把此心常常顾到觉地，每日观照次数，至少十次，所谓观照者，由自问反观入手，例如：

一、自问假如我最爱之人，设染病或死亡时，我能断爱否，心有所动时，我能镇摄否，能解化其悲思否，又思此事虽属理想，若真有其事，临到眼前时，我又如何，倘有所不能者，则非加行精进不可。

二、自问我平日最不易改之习气是什么，设不能满我意时，我之嗔念，能勿随之引起否，倘有所不能者，则非加行精进不可。而所谓加行者，即与自己奋斗，务改除其习气，由生而熟，由勉强而自然，此是真净业。

三、自问我平时最恶之人，我今后对之，能减少其怨毒心否，思我与彼，未生恶感以前，亦曾情好过来，且想念其好处，更思恶感之起因，双方各有不是之处，逐渐做到冤亲平等。

四、自问我最喜爱之物，能永保其常存否乎，设以之布施，能无所动乎，能起慧观以转其痴爱否。

五、自问我所希望之事，若乖我意，或事之垂成而失败，或被强者所夺，我之定力又如何，若强制压下者，转成为病，必化除之，即以智慧解释之。

六、自问世乱如麻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凡日夜所希望者，惟曰平安顺利等吉祥事，设有不利之事前来，我能受之否，能以观空解之否。

七、自问遇有敌对事前来，能退让否，能反省自己之过恶否，纵无过恶，要其敌对心即是过恶，但关于大局群众利益事，当争不爭者，转入消极，亦是过恶，能一体圆通观照而应之否。

八、自问大悲利众之念，有所退失否，于恶念起时，能参其起因否，若于起因时，预作防止，即不失觉照，而防止之法，先以空境为入手，境空则心自空，对外自不起纷争，此即布施。

凡此种种都属起用之法，反问自己，即属观照妙用，以能观之心，破所观之境，久之成熟，气力充足，了不著意，无一毫之见，存于其中，是名能所双忘，不是双亡，亡则落于断灭，忘乃无著之意，自在之境，然亦微细之习也，更进而善习亦空，空不著空，是光常寂，得大自在，是净土印心法。

以上是对治法，言由恶转善，以善习代恶习，用以疏娑婆之缘而已，尚不离乎法，故宜息心常寂寂然，此宜修禅定以为缘助，本来念佛至不持而念，一心不乱，即是禅定，心密密地，了无系染，即是净土。今言习禅定者，亦不离乎法，惟禅定全仗自力，上根人当下直了。坛经云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，初言以心观心，即不离心地法，起诸妙用，直了者言并此能观之心亦了也，方是见性成佛。中根人可依天台三观法，由空假中会入，言以空破有，以假破

妄，会入中道作为过度，及至中道，尚存法见，再进而中道不立，三观齐舍入于究竟。下根人则不能了无依据，离法更无所资，故必以他法为缘助。

一切法门，不外正副二途，以观心为正业，而以一切法为副，如心无把持，则宜仗佛力，以他法为助。如修密，印与咒，佛力也，持念则是自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本南无阿弥达布达耶之化音，如持之纯熟而快，即化为六字矣。以有手印，本属密法之一，念珠是后来人欲记数而用，反失去身密之用，并误意密，心不能专，身口意不密，安名瑜珈？因此称唱累年，毫无实益，非法之咎，乃行人所修不相应耳。

又种种法门，各有因缘，一时有一时之机，一时有一时之法，若此法当机，则彼法不相应矣，故万无执一法而可永久者，此修净土法门之不可不变通也。行者果欲速得成就，则变通之法有二：一曰持名方法之应变更，二曰他法不可不借用，如修弥陀大法、六字大明法、长寿咒法，乃至心中心密法，皆可取作缘助，及至成就，则一切法皆不可取，并亦不可说，方便之力，有如此者。昔李笑渊居士曾告人云：中国佛法衰微，其病不在缺少法门，只缺少真修的人，现在中国的佛法，已修不胜修，一一皆可修证三昧，何必贪多，远涉异地，徒增名相耶？旨哉此言！净土既为果地圆成之德号，则修证方法，当随各人之机而施。应以禅定法入净土者，即以禅定法而为教授；应以持名法入净土者，即以持名法而为教授；应以五戒六度等法入净土者，即以五戒等法而为教授。诸法虽有不

同，其必精进则一也，其必归于禅定而开般若则一也，般若开，则心自明，而性自见，然后可以言除习气矣，习气之除灭，至如何程度，则净土证入至如何程度，习气何时扫尽，净土何时圆成，若有未净，而其愿力足资往生者，则可带业而生西，生西已，再事修证，入于圆净为止。是故娑婆有净行之菩萨，而西方有带业之凡夫，其同为凡圣亲居之地乎？所异者娑婆有恶道而西方无之，西方多圣人，而娑婆亦有之，惟娑婆以烦恼多，下者为恶染，上者为情牵，终至沉沦。佛故指示西方，以一经往生，即无退转，此世人所以认西方为稳土，而必发往生之愿也，然徒有其愿而无其行，或其所修不合乎法，则因缘不具足，于五浊恶世中，欲证入阿耨菩提，是为甚难，故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也。由此法门无量，各种缘助，实不可少。今仅赖一持名法，而又散乱不密，不能一门深入，以死守为专一，为不退转，各树门庭，我胜彼劣，此见不净，于净土尚隔万万里。复不知痛切改悔，一旦腊月三十日到来，所有西方胜境，全为烦恼情欲所蔽，彼佛接引之力，不敌自己业力之牵，往生其难矣。然世人每执往生为易，十念亦可往生，而弥陀经，世尊尚重说若干难字，则又何也？不知难易者，都属分别，非法有难易也，乃众生因缘不同，易者十念尚属费事，一念足矣；难者累劫尚在沉沦，地狱至今不空，是未修者误于情欲，已修者又误于法见也，皆自误而又误人也。慈悲而缺方便，希果而不正因，成见既立，净土益远，臻其极，亦只人天有漏之果，谓种未来

西方胜因则可，谓能即世决定往生则难也。发心生西者，其慎之哉。

或又问经云五逆十恶人，亦可临终念佛往生，而汝独云往生甚难，有违经旨矣。不知往生必待前缘成熟，缘熟则虽五逆十恶人，到此亦即一齐放下矣，正一齐放下时，不得更以五逆十恶名之，否则诸君大可临终再念，此时亦不必勤苦修持也，为此语者，乃方便鼓励苦行人，言虽从前五逆十恶人，只要此时一觉，顿悟性空，万劫解脱，非言人人有此福缘也。若不正此义，一面念佛，一面作恶，庸有济乎？为此问者，胶执于见，但守经文，不了经义，如是广大圆满遍覆之净土法，误于小心劣见，不亦惜哉！